

元代戏剧家关汉卿



谭正璧

編著

元代戲劇家關漢卿

譚正璧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元代戲曲家關漢卿

譚正璧著

*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衡山路58弄2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 078 号

中和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开本：787×1092 耗 1/32 印張：3 15/16 字數：77,000

1957年10月第1版

195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數：1—3,500

統一書號 077·657

定價(7) 0.36 元

前 記

这本小冊子，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才寫成功的。

今年春天，華东师范大学約我去为他們中文系的研究生班作几次关于古典小說和戲曲的專題演講。在这几次演講中，有一次講的就是“偉大的人民戲劇作家关漢卿”这个題目。这題目很平常，而关漢卿又不是什么隱僻的人物，但从来沒有人对他的作品作过全面介紹，而我在搜索資料、安排內容的時候，會頗費了一些心力。自己看看，里面还可能有些一得之見，可以提出來供大家討論研究。因而索性把材料再充實一下，寫成本書，使它得与廣大讀者相見。

本書以介紹关漢卿的生平和他現存作品的特点，并考述这些作品的本事和它的來源与影响为主。此外也談到一些作品的版本問題，只是为了便于讀者尋讀原作，并無其他企圖，因此請讀者不要用对版本学者談版本的眼光來看待它。

为了不是一本專門考据的書，其中有些問題，都不經詳細論辯，徑为決定。这些決定，絕不是武断，都有一定的根据；而且在讀者們看來，本來可以不必再去多所論辯的。但由于我不是專家，又多年沒寫研究性文章，新的學識又十分貧乏，里面准定会有許多不应有的錯誤。这些錯誤，要請讀者們共同指出來，再为更正。

譚正璧 1957.6.10. 上海

目 次

前 記

第一章	关漢卿的生平.....	1
第二章	作品的特点(上).....	13
第三章	作品的特点(下).....	24
第四章	作品存佚及版本問題.....	38
第五章	作品本事述考(一).....	47
第六章	作品本事述考(二).....	69
第七章	作品本事述考(三).....	94
附 錄	尉迟恭單鞭夺槊本事述考.....	118

第一章 关漢卿的生平

关漢卿是十三世紀一个繼承宋、金戲劇傳統，創造具备戲劇条件的新体戲劇——“雜劇”的偉大人民戲劇作家。他生於湯顯祖（1550—1617）、莎士比亞（1564—1616）前三世紀，他對於中國戲劇創造性的貢獻，作品內容多样化的成功；以及全心傾向於人民，全力为人民而寫作，是不亞於湯顯祖和莎士比亞的。

但是这样一个偉大的人民戲劇作家，他的家世出身，以及一生經歷，由於直接史料的缺乏，我們几乎一無所知。他給人民創造了这么丰富多采的戲劇作品，而人民对他这样不重視，沒有把他詳細的歷史資料保留下來，似乎是很不公平的。但这不是人民的过失，而是中國封建社会傳統思想和統治階級的黑暗統治所造成的。戲劇在旧中國向來不被視為正統文学，因而对它的作者更視若無睹；加上他生長的时代，一切旧有文化都遭受蹂躪，这一枝在民間繁殖孳長而不为正統文人所珍視的花朵，固然由於它本身因人民喜愛而得在民間繁荣發展，而作者却終被忽視，乃是当然的。有許許多多的小說与戲曲以及其他同为人民喜愛的藝術作品，往往佚去作者姓名，原

因都是一樣。同時許多元人雜劇作品至今還考不出作者主名，關漢卿及其他保留姓名到現在的作者，還可算是僥幸的。

據元末人鍾嗣成錄鬼簿所著錄，只知關漢卿是：“大都人，太醫院尹，號已齋叟。”和他經常來往的同時雜劇作家，有楊顯之、梁退之（一作梁進之）、費君祥等，受他影響的有高文秀。從其他資料中，也僅知他和散曲家王和卿常相譏諢，他的夫人也能作詩，和當時以善演雜劇聞名的妓女朱簾秀也有過來往，他是雜劇創造者，同時是個行家，自己亦能粉墨登場，從他自己所作的散曲里，知道他長時期生活在青樓行院中，晚年到過杭州，如是而已。

現在就根據這一些資料，來作一番對他一生歷史的追索。先從他出身地說起。錄鬼簿說他是大都人，元曲選在他所作的雜劇下，也署着“元大都關漢卿撰”，而元刊的關作雙赴夢題名上有“大都新刊”字樣，可見他和大都的關係是很密切的。但他到底是不是就是大都人呢？據清乾隆二十年祁州志所載，他是祁州任仁村人，元史類編又說他是解州人，因之有人疑心他原籍是山西解州人，是後來流寓河北祁州的。而元朝的大都，就是現在的北京，亦在河北。任仁村在今河北省安國縣，舊稱蒲陰，宋屬祁州，元屬中書省，中書省所屬，即可稱大都，故一般都稱他是大都人。

他做過太醫院尹，到底是在金在元，也有不同的說法。照錄鬼簿所載，只說他做太醫院尹，如果在前代，應當著明，因為錄鬼簿是元人著的書，所以當然說他是在元朝。但明人蔣一葵的堯山堂外紀卻說他“金末為太醫院尹，金亡不仕”，語氣又

十分肯定。而太医院这一官署，又是开始設立於金代，元代也有（見歷代職官表），所以近人王國維說他做这个官“未知其在金世歟？元世歟？”至於“尹”是什么官职，史上却無記載，大約即是官吏之意，关漢卿做的可能只是一种令史之类的小官。但据明抄說集本及天一閣藏明抄本錄鬼簿和明末孟称舜刊醉江集附錄錄鬼簿殘本，“太医院尹”都作“太医院戶”，蔡美彪先生据此考出：元代戶籍中有所謂“医戶”者，例屬太医院管領。这里面除正式“医人”外，当时有些人为了医戶可以避免差役，因而通过各种途徑冒入医戶；还有些人父兄虽行医，其弟兄子侄已不再繼續此業，而且已經析居，但仍由太医院管領，和一般民戶不同。他又根据郝經青樓集序“不屑仕進”一語，又在其他史料中都沒有發現关漢卿和医術有关的任何記載，因此他肯定：“元代医戶的实际情形却对这一問題作了較合理的解答。”（見關於关漢卿的生平一文）但这个肯定还可商榷。因为元末人熊自得的析津志（析津即今北京）却把关漢卿列入名宦傳（見永乐大典卷四六五三天字韻引），关漢卿如果沒有做过“太医院尹”或其他的官，何以会列入“名宦”之內呢？所以“医戶”之說，还未能作为定論。

至於他号“已齋叟”，有的本子“已”都作“己”，也不一律。但据析津志“关一齋字漢卿”一語，似当以“己”字为是。因为“已”“一”为同音字，僅四声不同，而在元人著作中，由於字音相同而通用的例子很多，如“朱簾秀”或作“殊簾秀”就是一例。但到底他是号“一齋”还是“已齋”，那也还是一个不能立即解決的問題。

本來他做过哪一朝的官，只要从他的在世年代來作决定。但他的在世年代在过去都只有臆測的說法。一般都根据他自己所作散套南呂一枝花詠杭州景和小令大德歌中“唱新行大德歌”句，几乎一致公認他死於元成宗大德年間（1297—1307），而推定他的生年当在金宣宗貞祐或金哀宗正大年間。这些說法現在知道全都不确。据最近孙楷第先生的考定：关漢卿非金遺民，其生当在蒙古乃馬真后称制元年与海迷失后称制三年之間（1241—1250），其卒当在元仁宗延祐七年（1320）以后，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以前。虽不能云必是，应去事实不远。他是根据明抄說集本青樓集朱簾秀傳和元人詩文傳記來考定的。青樓集朱簾秀傳云：

姓朱氏，行第四；雜劇为当今独步，駕头、花旦、軟末泥等悉造其妙。胡紫山宣慰尝以沉醉东風曲贈，……馮海粟亦贈以鷓鴣天，……关已齋亦有南呂数套梓於陽春白雪（今本無。蔡美彪疑即詠杭州景的一枝花套），故不錄出。

胡紫山名祇通，他的紫山大全集中有朱氏詩集序，即为朱簾秀作；馮海粟就是以作鷓鴣曲出名的馮子振。此外王惲的秋澗先生大全集中亦有詩詞为朱簾秀作；盧疏齋亦有与朱氏贈答的散曲見太平乐府与乐府羣玉。据此知关漢卿与胡、王、馮、盧諸人同时相值。胡紫山卒於元成宗元貞元年（1295），活了六十九歲。王惲卒於大德八年（1304），活了七十八歲。兩人同生於蒙古乃馬真后元年（1241）。馮海粟生卒年不詳，但知他元仁宗延祐七年（1320）尙在。盧疏齋約生於蒙古定

宗或海迷失后称制时（1246—1250），卒年亦不詳，但知他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尚在。关漢卿的生年是根据胡、王、盧的生年來考定的。而与关漢卿譏諑的王和卿，亦生於蒙古乃真馬后元年，而死於元仁宗延祐七年（1320），其时关漢卿尚在，因知关漢卿卒年当在延祐七年之后，而泰定元年（1324）周德清所作中原音韻序中明說“关、鄭、馬、白”都已前卒，因知关漢卿必卒於泰定元年之前。（以上据元曲家傳考略續編節述）这样的來考定关漢卿的在世年代，比較是科学的，也是可靠的。因而可以肯定，关漢卿如为官，不可能在金朝，必在元代。

前述与关同时相值的五个人，除王惲外，錄鬼簿都錄入“前輩名公乐章傳於世者”之列。和关漢卿同时相值而常和他交往的人，据錄鬼簿所載，还有：

1. 楊顯之，大都人，关漢卿莫逆之交。凡有文辞，与公較之，号“楊补丁”是也。作剧八种。

2. 梁退之（一作進之），大都人，警巡院判，除縣尹，又除大兴府判，知和州，与漢卿世交。作剧二种。

3. 費君祥，大都人，字聖父，与关漢卿交。有爱子論（一作爱女論）行於世。作剧一种。

王和卿和关漢卿互相譏諑的事，出自元人陶宗仪的輟耕錄：

大名王和卿，滑稽佻达，傳播四方。……时有关漢卿者，亦高才風流人也，王常以譏諑加之，关虽極意还答，終不能勝。王忽坐逝，而鼻垂双涕尺余，人皆駭嘆。关來弔

哨，詢其由，或对云：“此釋家所謂坐化也。”復問：“鼻懸何物？”又对云：“此玉筍也。”关云：“我道你不識，不是玉筍，是槩。”咸發一笑。或戲关云：“你被王和卿輕侮半世，死后方才还得一筍。”凡六畜勞傷，則鼻中常流膿水，謂之“槩病”；又愛訐人之短者，亦謂之“槩”，故云尔。

据孙楷第先生考出，大名乃太原之誤，王和卿名鼎，太原人。

除以上諸人外，錄鬼簿中又錄及受他影响的高文秀。他是“东平府学生員，早卒。都下人称小漢卿”，著有雜剧三十四种，种数之多，僅次於关漢卿，可知“小漢卿”之名，或許乃是从他作品的数量來的。然从“都下人称小漢卿”一語，可見关漢卿在当时，必較高文秀尤为都中人所称道。但高文秀不幸早卒，否則他的創作量很可能超过关漢卿，而成为关漢卿的勁敌。因为他“早卒”，錄鬼簿又把他列於庾吉甫、馬致远之間，很可能他是他們后一輩的人，而是受关漢卿影响，或是曾經追隨关漢卿的人。

关漢卿的家世出身既不詳，他的家庭情况也僅知他有个能作詩的妻子。堯山堂外紀曾記他的家庭軼事云：

关漢卿尝見一从嫁媵婢，作小令朝天子云：“鬢鴉，臉霞，屈殺了將陪嫁；規模全是大人家，不在紅娘下。巧笑迎人，文談回話，真如解語花。若咱得他，倒了蒲桃架。”

近人吳梅顧曲塵談还有下文（当有出处，待考）云：

夫人見之，答以詩云：“聞君偷看美人圖，不似关王大丈夫。金屋若將阿嬌貯，為君唱徹醋葫蘆。”关見之，

太息而已。

关作小令碧玉簫，寫的可能就是他和那媵婢的关系。那支小令寫道：

席上尊前，衾枕奈無緣；柳底花边，詩曲已多年。向人前未敢言，自心中禱告天。情意堅，每天空相見。天，甚時節成姻眷？

如果是實事，這一支散曲恰是很曲折地道出了他熱戀情人而又不能成功的焦灼心情。然而也可能因此之故，使他離開了家庭，走入了浩瀚的人海，同妓女优伶們在一起，过着風流浪漫的藝術生活，使他由此獲得丰裕而多样的生活體驗，寫出了他丰富多采的戲劇作品，成為一个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偉大作家。這當然只能是一種猜測，還需要可靠的材料來証實。

尽管漢卿的一生，除了可能做过一时的“太医院尹”外，恐怕其余的歲月，几乎尽都消磨在这种不尋常的歲月里。也可能“太医院尹”是个閑散官职，尽有余暇出來过他無拘無束的浪漫生涯。这正是一个有正义感、是非感而又有才气、有學識、有智慧的知識分子，生当異族統治下言動不自由时代的最適當的生活途徑。同时候有的知識分子投机迎合，諂媚邀寵，博取高官厚祿；有的隱居山林，逃避現實，惟恐为人所知；他独是走向人海，寄寓在風月花柳場中，借編演戲劇來与黑暗政治作斗争。关漢卿的所以獲得成功，这种正确的生活道路的選擇，乃是一种主要的推动力量。是这种力量促使他獲得充实的生活經驗，从而進入了藝術的王宮。

他有漢卿不伏老南呂一枝花散曲一套，是他晚年时对他

一生浪漫生活的自供。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性格，他的藝能，……和他所以能寫出那样丰富多样的戲劇作品的原因：

一枝花：攀出牆朵朵花，折臨路枝枝柳；花攀紅蕊嫩，柳折翠條柔，浪子風流。憑着我折柳攀花手，直熬得花殘柳敗休。半生來折柳攀花，一世里眠花臥柳。

梁州：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領袖，蓋世界浪子班頭，願朱顏不改常依旧。巷中消遣，酒內忘憂，分茶擲竹，打馬藏闌，通五音六律滑熟，甚閑愁到我心頭。伴的是銀箏女、銀台前、理銀箏、挨倚銀屏；伴的是玉天仙、攜玉手、并玉肩、同登玉樓；伴的是金釵客、歌金縷、捧金樽、滿泛金甌。你道我老也，暫休占，排場風月功名首，更玲瓏，又剔透。我是个錦陣花營都帥頭，曾翫府游州。

隔尾：子弟每是个茅草崗、沙土窩、初生的兔羔兒乍向圍場上走。我是个經籠罩、受索網、蒼翎毛老野鷄蹣跚的陣馬兒，熟經了些窩弓冷箭蠟槍頭，不曾落人後。恰不道人到中年萬事休，我怎肯虛度了春秋！

尾：我是个蒸不爛、煮不熟、槌不匾、炒不爆、向瓊瑤一粒銅豌豆，恁子弟每誰教你鑽入他鋤不斷、砍不下、解不開、頓不脫慢騰騰千層錦套頭。我玩的是梁園月，飲的是東京酒，賞的是洛陽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圍棋、會蹴鞠、會打圍、會插科，會歌舞、會吹彈、會嚙作、會吟詩、會雙陸。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癩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賜与我这几般兒歹症候，尙兀自不肯休。則除是閻王親自喚、神鬼自來勾、三魂歸地府、七魄喪冥幽。天那，

那其間才不向烟花路兒上走！

這是一篇藝術作品，當然可以有誇大的描寫，但決不會全是虛構。析津志也說他：“生而倜儻，博學能文，滑稽多智，蘊藉風流，為一時之冠。”他是以一个博學多智之身，長時的生活在青樓行院之中，而與妓女優伶們生活在一起，而當時的妓女多數就是優伶，朱簾秀就是此中最有名的一人。臧懋循也說他“躬踐排場，面敷粉墨，以為我家生活，偶優倡而不辭。”（元曲選序）可以証實他不但為了她們而編戲，他自己也參加她們的演出。所以他不但在這種生活中獲得社會人事的體驗與題材，也獲得豐富的舞台經驗，因此而成為“當行”的劇作家。臧懋循論當時的曲家（元曲選序）說：

曲有名家，有行家。名家者出入樂府，文彩爛然，在淹通閎博之士皆優為之。行家者隨所粧演，無不摹擬曲盡，宛若身當其處，而几忘其事之烏有。能使人快者掀髯，憤者扼腕，悲者掩泣，羨者色飛，是惟優孟衣冠，然後可與於此。故稱曲上乘，首曰當行。

臧氏所說名家，乃指作劇的文士，所作以文詞見長，不一定能適合演出；行家才是戲劇的專門作家，所以所作都能合演出條件，而為觀眾所歡迎。關漢卿的所以成為行家，是他的生活所促成，自不待言，而同時卻又因他是一個雜劇的創始者。

錄鬼簿錄元代雜劇作家，首列“前輩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編傳奇（元人通稱雜劇為傳奇）行於世者五十六人”，即以關漢卿為首，是不為無因的。明人朱叔太和正音譜評論元曲高下，列馬致远為第一，關漢卿為第十，稱他是“可上可下之

才”，但因为他是“初为雜剧之始，故卓以前列”。可見他只是个只知重“名家”而不懂“行家”价值的人。但他对关漢卿“为雜剧之始”的功績，却还不曾否認。元人周德清也說：“乐府之盛、之备、之难，莫如今时，……其备則自关、鄭、白、馬。”鄭是鄭光祖，白是白樸，馬是馬致远，后人并关称为元曲四大家。周氏說的“备”，是說备具戲劇条件的正式戲劇是到了关漢卿等出來才創造成功的，而关漢卿尤为四人中的第一人。这一解釋，并不牽强，还有証据。元人賈仲明弔关漢卿的凌波仙詞說：

珠璣語唾自然流，金玉詞源即便有，玲瓏肺腑天生就。風月情，忒慣熟；姓名香，四大神物（有人疑“物”字不協韻，當是“洲”字之誤，不確，“物”字亦可協韻）。

驪梨園領袖，總編修師首，捻雜劇班頭。

這首詞贊美关漢卿，非常确切適合。賈氏所說的“捻雜劇班頭”，也正是為雜劇家之首，也就是“為雜劇之始”的意思。那麼他所指“四大神物”是指那四個雜劇作家呢？关、鄭、白、馬嗎？不是，乃是指关、白、庾、馬。庾是庾吉甫，錄鬼簿說他“名天錫，大都人，中書省掾，除員外郎、中山府判”，作劇十五種。這是有証据的。也是在錄鬼簿中，賈仲明弔馬致远的凌波仙詞里說：“姓名香，貫滿梨園；……共庾、白、关老齊眉。”這不是偶然的贊許，必是當時的羣眾意見。但他把关列於庾、白之后，乃由於字音須適合詞律之故，決不是定的先后次序。而錄鬼簿首列的正是這四個人，中間雖插入高文秀，但他有“小漢卿”之稱，可以包括在关的名下，不必另列。況且他又

是早卒的年輕人，不能當“老”字之稱。所以元曲四大家，應是“关、白、庾、馬”，而不是“关、鄭、白、馬”。本來关、白、馬都是元初人，而鄭却是後一輩人，與前輩並列，有些不倫不類。文學史上所稱“王、楊、盧、駱”，“王、孟、高、岑”，……都是以同時的同輩相提並列，從來沒有在四人中突然插入一個後一輩的。那為什麼會這樣的呢？大約由於庾吉甫的作品十五種，當時已全部失傳，而鄭光祖作品的題材風格，和庾吉甫却很相似，而在當時又有一定的聲譽，因而把他來湊進去了。

這位首創雜劇的當行作家，他晚年曾到過杭州。那時已在宋亡（1278）後多年，所以杭州早已恢復了原來的繁華。他有杭州景南呂一枝花一套寫他這一次游歷所見：

一枝花：普天下錦綉鄉，寰海內風流地，大元朝新附國，亡宋家舊華夷，水秀山奇。一到處堪遊戲，這答兒忒富貴。滿城中綉幕風簾，一閨地人煙湊集。

梁州：百十里街衢整齊，萬余家樓閣參差，并無半答兒閑田地。松軒竹徑，藥圃花蹊，茶園稻陌，竹塢梅溪，一陀兒一句詩題，行一步扇面屏幃。西鹽場便似一帶瓊瑤，吳山色千疊翡翠，元良望錢塘江萬頃玻璃。更有清溪、綠水，畫舫兒來往閑遊戲。浙江亭緊相對，相對着險嶺高峯長怪石，堪羨堪題。

尾：家家掩映渠流水，樓閣崢嶸出翠微。遙望西湖暮山勢。看了這壁，覷了那壁，縱有丹青下不得筆。

這當然決不會是宋才亡時的景象。也許在他到杭州游歷的時候，當地書坊因他是有名作家，向他收買了他的作品替他出

版，因而我們今天还可讀到古杭新刊的本关大王單刀会。这自然也只是一种臆說，不一定是正确的。

他在元成宗大德年間，还寫过許多首大德歌。在元仁宗延祐七年，他的朋友王和卿死后，他曾親去弔唁。除此之外，在他晚年，我們便不知他有过些什么事迹了。